

张炜长篇小说年编

# 远河远山

张炜 2005

为什么偏要这么发疯地写呢  
我只知道离不开纸和笔

但我知道，他们无法懂得我写的这些。  
这还是在跟自己说话：  
跟一些他们站不认识，或  
从来不曾留意的人和事说话。平时跟我说话的人太少了。  
我只靠自己寻找一些人、动物，还有我喜欢的  
任何一件东西说话。

我跟梦中的父亲说话，边说边记  
——这有点像给他写信。 我对过去的记忆在心里也清楚。  
青溪变得和蔼善良。

白头翁鸟每个星期都捎一下到行的密刺。  
我也互相分享了一些秘密。 我甚至请教了解性之方。 它为我流泪，  
为我歌唱。 我早它  
无所不谈。

在长长的时间里，我和白头翁成了最好的朋友。  
却有奇特的心事。直到它后来一去不返。 我知道一朵花，一棒草，  
一只浆果。

在它成熟发红的時候，我真地具有与其互通心语的能力。  
有一次笑在忍不住，就跟它说了。 她毫不觉得惊奇，只是低下头去。

好像妈也在回我一个谜。朋友  
那个人好像也具有类似的能力。

作家出版社

张炜长篇小说年编

# 远河远山

张炜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河远山 / 张炜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3.8

(张炜长篇小说年编)

ISBN 978-7-5063-6983-1

I. ①远…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65845号

## 远河远山

---

作者: 张 炜

责任编辑: 林金荣

装帧设计:  合利工作室 | JOY-BONE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80千

印张: 14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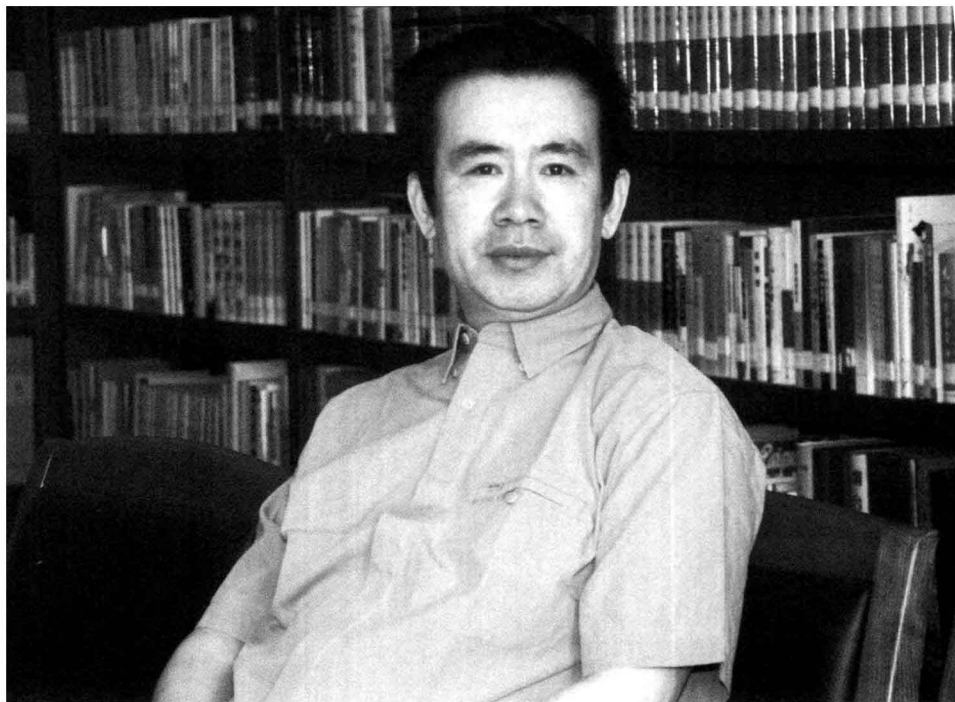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63-6983-1

定价: 20.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1975年发表诗，1980年发表小说。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发表作品一千三百余万字，被译成英、日、法、韩、德等多种文字。在国内及海外出版《张炜文集》等单行本三百多部，获奖六十余次。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柏慧》《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及《你在高原》等；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等。

1999年《古船》分别被两岸三地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九月寓言》与作者分别被评为“九十年代最具影响力十作家十作品”。《声音》《一潭清水》《九月寓言》《外省书》《能不忆蜀葵》《鱼的故事》《丑行或浪漫》等作品分别在海内外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金石堂选票最受读者欢迎图书奖、畅销书奖等多种奖项。

《你在高原》获得华语传媒年度杰出作家奖、鄂尔多斯奖、出版人年度作者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等奖、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等十余奖项。

# 序

这部长篇小说的前半部分已在八年前写完，并以单行本在国内和港台出版。但我知道它远远没有完成。它的声音一直在我心中环绕。眼看就要进入第九个年头了，我终于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半岛上的松林小屋中，一口气写下来，改下来。这是长长的沉浸，就像八年前一样。

许多人说过：这是写你自己。

我想说的是，我哪有这般多情和缠绵，这仅仅是我遥遥注视的一个少年/老人。那么它是真实的故事吗？是的，这不是一个文学问题，然而又是写作者常常不能够回避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这个故事再真实不过了。我回答的是一个文学问题。

现在出版的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仅就上半部而言，它是我所有长篇小说中读者最多的之一。我希望这次完整的出版，能够表达出我对读者的一片心情。

2004年12月29日

# 目 录

第一部	1
第二部	20
第三部	42
第四部	64
第五部	83
第六部	105
第七部	125
缀章：碎片	147

## 附录 远河—蘑菇

——答春风文艺出版社	208
------------	-----

# 第一部

## 1

我多年来一直想把内心里藏下的故事写出来，尽管这故事留给自己回想更好。它纯粹是自己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把这故事忍在心里，对我来说太难了。可能因为我老了，越来越老，也越来越孤单。衰老的不期而至，成了我一生中最后的一件厚礼。它常常让我感动得热泪盈眶。回首往事，有时不免生出阵阵惊诧：我竟然经历了这么一沓子杂事和怪事，还有这么多美好动人的事；特别让我惊奇的是时间的速度：仿佛刚刚一转身，五十年就过去了。

我现在够狼狈的了，走路不得不依赖拐杖，而且走不多远就要停下歇息。我越来越喜欢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少年和儿童。他们黑白分明的眼睛、红润娇嫩的嘴唇，还有柔韧的身体、漂亮的头发，都让我入迷般地留恋。好像我自己从未有过这段岁月似的。真的，我到底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光，还真得从头好好想一想呢。

孩子们好奇地注视着我这个“老人”，看过了皱纹密布的脸，沉重的眼睛，又看笨重僵硬的双腿，端详这根拐杖。我说不出什么。我只是喜爱他们，把喜爱深藏心底。这些少年让我挪不动脚步，我会一直看着他们，直到他们有些害怕地走开。

孩子们怕我这副模样。他们如果知道我心里的喜爱就好了。我这一辈子心中涌起如此强烈的、滚烫烫的情感，并无许多。人

真是奇怪啊，奇怪到连自己都费解，都害怕了。

黄昏的光色中，从很远的街道往回走。快到居所时天就黑了。这是何苦呢。这么久的散步对于我已经非常不适宜了。可是那条街上有许多孩子。每到傍晚时分，那儿就将涌过一大群孩子。他们是空中的鹞鸟。

我捕捉着心中的鹞鸟，整夜无眠。我想爬起来写点什么，可是握笔的手总是抖，而且脑子里没有连贯的句子。我早已不写那些让自己愉悦的、动人的句子了。看来由这样的句子组成的美好故事真的只能装在心中了。

也许花费了较长时间，克服了什么之后，我还会一点一点写出几张纸、几十张纸。但我知道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老了，是心太老了；问题的结症就在这里。我不是个一般的老人。

我可算是不停地写了一辈子。从极早，从与这些孩子差不多的年纪或者更小一点的时候，我就在写、在激动、在为自己和别人的故事冲动不已。我大概因为写得太久、太累，走的路又太远、太坎坷，才弄得重病缠身。那可不是一般的磨损。那些艰辛煎熬的日子，铁人也难以消受。想想看，四十岁以前我就有过一次中风，接近五十岁简直害过不止一次重病。所以现在弄成了这副模样，连说话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听得懂了。

都这样了，还是想写，不停地写。多么可怕的念头，多么不切实际啊。

## 2

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了一种癖好就难以根除。我从小，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与纸和笔打上了交道。后来简直入迷了，总要不停地写。我这样写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只是为了自己。夜晚、白



天，无论什么时候，写和看常常是自己最大的乐趣，而其他任何事情都难以吸引我。

有人希望我戒掉这个毛病。试过，很难。比戒烟难。结果也就越写越多，越快，最后连自己都认为这是一种病了。我把所能找到的所有纸都写满了：先是学校发给的统一格式的作文本，尔后是家里的糊窗纸，破旧垂落的顶棚纸反面；最后是父亲的卷烟纸。卷烟纸给他裁成了一条一条，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我不得不把这些纸条编了号，写成一叠，再用线捆起来。

这样做时，我大约十二岁。

在父亲眼里，我是个着了魔的孩子，等于小妖怪。他极不喜欢我，从样子到内心。我心里的念头太多，大概他能看得见。我从小就遇到了这个麻烦：身边这个人既让我惧怕，又要我不断地设法去对付。最麻烦的是我还得跟他叫“父亲”。这使我别扭了一辈子。

我几次想彻底抛弃这个过分亲昵的称呼，妈妈都制止了我。她的话我只得听。因为没有她，也就没有我的一切。我爱妈妈。我在纸片上无数遍地这样写过。尽管她也有错误，尽管她的错误大极了，大得不可饶恕。

她最大的错误是千里迢迢来这里，找了父亲这么个人。她自己来倒也罢了，可她把我也携来了。那时我大约刚刚一岁多一点，可能她也没有办法。就这样我有了一个新父亲，后来才从书上得知，新父亲应称为“继父”。

妈妈和继父都千方百计不让我记起原来和过去，而且一度非常不聪明地编造，说我就是他们俩生的。可惜我与别的孩子不同，我能记住一岁前的事情。尽管记不太清，可我记得。我能记起自己从别处——很远很远的地方被抱过来。有一次我对妈妈说起了一周岁生日时谁来送我玩具、谁用胡茬扎过我，她惊得大张嘴巴，长时间不能合拢。从那时起，她对我认真起来了。她偶尔说：你真是个奇怪的孩子。

继父实在不好。他比妈妈大得多，而且有点像书上写的那些坏男人，喝酒，抽烟，说话粗鲁。我从小记得最清的就是满屋子的烟酒味儿。他对妈妈的粗暴，回想起来让我害怕。妈妈千里迢迢寻了这么一个人，真使我为她难过。我很难过。可我对妈妈不能过多地说出这难过啊。

糟糕的是，我原来的父亲什么样子，不记得了。我尽管有超人的记忆力（别人都这么说），可就是不能从脑海里搜寻出那个形象。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当一个人闭目静思时，才隐隐约约感到了一些什么。他好像是个细高个子，脸有些瘦，偶尔咳嗽，头发干干的。我总是力图把他的影像弄得更清楚一些。很难。这个模糊的影子越来越淡，后来消失了。但我总算知道了，我原来的父亲死了。

可是只要妈妈不谈那个人，我是绝不去问的。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问。她能忍得住，我也能。我是靠沉思默想的方法、靠极力追忆的方法，才大致知道了我的来路。这就够了。

继父有一段想掩藏对我的厌恶，没成。于是他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开始用尖狠的眼神看我，鼻子里常常发出不满的哼哼声。他知道我也厌恶他，但不知道我有多么厌恶他。我暗里正用一种心力作用于妈妈，想让她离开他，重新携我去远方。

深夜里汽车声、各种各样的嘈杂都从窗外消失时，我就这样用心。有时太累了，就睡过去。梦中我看见妈妈牵着我的手，又把我交到了那个脸庞瘦瘦的男人手里。我用谁也听不见的声音叫了一句：“父亲！”我只能看清他的眼睛，看不清其他部位。好像他在注视我的同时，用双唇碰了碰我的头发……泪水涌出眼眶。我醒来了，再也睡不着。我急躁地想写点什么。

这一夜我趴在床上写个不停。我一口气涂满了许多张纸。想到这里写到哪里，紧紧咬着下唇。没有纸了，我就蹑手蹑脚走出，到中间屋里取来了继父的卷烟纸。

黎明时我又睡了，睡眠中不小心把纸片撒了一地。天大亮

时我还没醒，这下糟了。继父一醒来就要抽烟，他去烟筐里一抓，手是空的……看到我屋内撒了一地的纸片，就把我揪了起来。

妈妈怎么劝也没用。他把我提起来，像扔一个死伤的动物一样，往角落里一扔。所有写成的纸片都被他踩、撕，毁掉了。他说：只要再看见我这样胡乱写画，看见我趴在床上弄这事儿，非把我揍死不可。

我蜷在角落里，一声不吭。

### 3

其实最早阻止我的是妈妈。她生下我这么个孩子，却又埋怨我，为我痛惜。我不知该说些什么。那涌进心里的阵阵灼烫，让我只想面向南山大声呼喊。喊不出，像往日一样沉默。什么时候染上了写个不停的毛病？回想一下，像是刚上学不久，大约三年级左右吧——很平常的一天，突然觉得心里一热，就趴在床上写起来。我写看到的一只鸟、一只蝴蝶，写它们可爱的模样。我在纸上与它们热烈交谈……妈妈走进来，我没有发现。妈妈站在身后看了一会儿，喊了一声。我抬起头，吓了一跳，因为她脸上是很害怕的样子。她说：你不能，孩子，你不能！妈妈是说我不能在纸上写。为什么不能？她说不出。

可我需要这样。我学会了写字，越来越多的字，我渴望记下什么啊。许许多多的字，连接起来是一句话；许许多多句话，连接起来就是我心里的意思了……神奇的字组成的东西包含的奇异说也说不完。

我们家的阁楼上有一个粗糙的木箱，我爬上阁楼的那一天，就知道真正的珍宝藏在哪儿了。

这个木箱也是妈妈携来的，就像当年携我而来一样。她没有把它遗在远方，可见她仍是可爱的妈妈。就这样，我怀着对妈妈说说不出的爱和感激，一点一点读完了木箱里的书。我是嚼了、咽了，世上最令人回味的美食。

感谢神灵让我走近了那个木箱。我开始了无穷无尽的幻想。我认为自己来到人间，来到继父这个小城，特别是有这样一个妈妈和死去的父亲，都是很怪的事情。我自己就很怪。到底是谁给了我这个生命呢？我开始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了。这是老师和同学告诉我的，也是我自己越来越清楚地感到的。

我长大了一岁，又长大了一岁。令我不解的是，如今简直是一天天地痴迷起来了，简直是发疯般地在纸上写。继父把我这个毛病看得极为严重。他确信我是着了魔怪。但由于他的百般阻挠、千方百计的折磨都未能奏效，也就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努力。他对一帮狐朋狗友说，家里有一个痴子、傻子，也许是个妖怪。

今天的人或许不能理解，一个大人为什么会对一个少年倾注这么多的愤恨。但我理解。因为他是我的继父。我们是为了互相仇恨、互相折磨才走到一起的。我心里明白。他无论是在别人眼前，也无论是白天或黑夜，只要看见我在纸片上写，就一把扯过，团一团扔了、撕了。

他好像挺恨在纸上写字的人，因为他自己就从来不写、从来不看。他用狠毒的话骂我、咒我，说我将来一准不得好死。妈妈渐渐看不下去，劝他几句，反而惹起更大的火气。他用一根带铁钉的皮带抽打桌子，一次用力太大，桌子的一角都抽裂了。这一下抽到身上会是什么滋味。我也许会被他弄死。

他无数次对我动手脚，但从未使用那根皮带。这让我觉得奇怪。

“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发疯地写呢？可怜的孩子！”妈妈搓着眼睛，但每次不等我回答就转身做事情去了。她明白，她什么都明白。

不明白的是我自己。我只知道离不开纸和笔，是它们给了我一切，一切的一切，包括全部欢乐。我写下的字，只有一小部分、很少的一部分被老师和同学看过。那是写在作文本上的。有两三次，老师把我写的东西念了一遍。所有同学都转脸看我，有几道目光里还有小小的嫉妒。我的脸肯定变得彤红。高兴啊，高兴得想哭。

但我知道，他们无法懂得我写的这些。因为这是在跟自己说话，跟一些他们所不认识、或从来不曾留意的人和事说话。平时跟我说话的人太少了，我只能自己寻找一些人、动物，还有我喜欢的任何一件东西说话。我跟梦中的父亲说话，边说边记——这有点像给他写信。一只白头翁鸟每个星期都悄悄飞到我的窗前。我们也互相分享了一些秘密。我对继父的仇恨它心里也清楚。我甚至请教了解脱之方。它为我流泪，为我歌唱。在长长的时间里，我和白头翁成了最好的朋友，直到它后来一去不返。

我知道一朵花、一棵草，都有奇特的心事。一只浆果，在它成熟发红的时候，肯定变得和蔼善良。我与它无所不谈。我真的具有与其互通心语的能力。有一次实在忍不住，就跟妈妈说了。她毫不觉得惊奇，只是低下头去。好像妈妈在回忆一个熟人旧友——那个人好像也具有类似的能力。

半夜，我突然听到了床边木柜的呻吟。这呻吟像老人一样凄苍。我睡不着，就一下一下抚摸这木柜。它渐渐没有声音了。我们家所有的器具之中，数这只木柜最老旧了，它也是母亲的。

我觉得这只木柜与外祖母有关。我从未见过外祖母，也很少听妈妈谈起过她。但我认定这木柜是老人家的，于是它就等于是她了。真的，我依偎在柜子上时，就觉得是在老人怀里。它有体温，有一动一动的脉搏。

## 4

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不大，西靠大海。记忆中的这座城市一直是潮湿的、到处撒满了煤灰。因为城里人做饭、生火取暖全要用煤，而煤是从码头上运来的，搬动时撒在了砖路上。码头上的大船是我心中的花瓣，我一看见它的烟囱、翘翘的船首，心里就绽开了花。我真高兴。

如果没码头和码头上的大船，这个小城就一点也没意思了。从码头上出来的人花花绿绿，什么样的都有。这些人是从船上下来的，天南地北都有。最奇怪的服装都是他们穿来的：雪白的大翻领洋装、缎子长袍、漆黑的西服、白绿两色的水兵服……我有时就为了看这些新奇，长时间地站在通往码头的大路旁。

有一天我正这样看着，突然记起了许久前的一件事。这件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它决定了我的大半生。我仿佛亲眼看到一个三四十岁的妇人——脸色苍白，手牵一个一岁左右的男孩，小心翼翼走下大船，登上岸。那长长的、边上系了铁索的木板一颤一颤。小男孩叫：妈妈！妈妈弯腰亲他，说有人会来接我们的。

（那一天没有人接他们母子。这个小城里有他们的远亲，但远亲没有接到电报。当时这儿的电报局十有八九要弄错点什么。不过这最终没有影响什么。他们在此地落脚，而且住了下来。）

那就是我和妈妈。

就这样，我不久就遭遇了继父。当时这个男人在城里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物。他倒不是什么官，而只是码头上的一个闲人。他在岸上转转，吆吆喝喝，从货仓到客运站，随便来去。所有人都敬他怕他，港长也一样。因为他是一个有过战功的人，据说战功很大，只是不小心误伤了一个人，才下放到这个码头上工作。有

人说如果不是那次意外，他早就是个将军了。对于一个马马虎虎可以做将军的人，人们的敬畏之情说也说不完。比起他来，这座小城就显得太小了。关于他的故事惊天动地——一半是真，一半是出于虚荣心的小城人自己编造的。因为任何人都愿说自己那块地方如何如何了不起，出过怎样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大人物，他们就会编造出一个。继父就是他们编造出的英雄。

他们忘乎所以地传颂他的功勋，其实只为了自己心里的满足。因为我渐渐发现，码头上的人，还有所有认识继父的人，他们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他们有时当面奉迎，那不过是怕他。

妈妈也多少有点像那些人，怕他。她过去爱他，但只爱一点点，而且时间很短。我这辈子搞不明白的事情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妈妈为什么会嫁给这样一个人。好像妈妈来这个小城之前很久就认识继父。她说：“那时啊，那时我们幸亏有他啊！”到底是什么事，“那时”又是何时，她再不说了。

继父喝了酒格外吓人。他不刮脸，胡子又浓又长，像铁丝。他嘴里喷着酒气，摇摇晃晃走上大街。他不太上班，码头上的人也不希望看到他，因为他说不定逮住谁一顿臭骂。他硬把码头上的一辆破摩托抢来，骑上出城，到海滩林场去打猎。他共有长长短短几支枪，有打散弹的，有打独子的，有气枪，还有真正的钢枪——部队使用的武器。全城没有任何人可以拥有这么多武器，只对于他，谁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他平时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崩了他！说是说，他的枪只打一些动物。那些小鸟、狐狸和兔子，凡是遇上的，都要倒霉。每逢看到他提着血淋淋的猎物走回院子，我就恨死了他。他倒高兴，一进门就大声喊妈妈，喊不应才骂，笑着骂。

我们家住在离码头围墙不远的一幢平房里，院子很大，而且长了无花果树、橡子树。这房子原来是副港长的，副港长搬了新居，这儿又被他儿子占了。因为继父来回搬摩托车，爬上爬下心烦，就对副港长的儿子说：年轻的，滚吧！那个年轻人哭

着去求父亲，又找港长，结果全无济于事。那些人都说：你快腾房子吧。

这幢小院成了我最喜欢的地方。只要继父不在，这里就是真正的乐园。地上有数不清的花草，有出其不意的小虫子，飞来飞去的蝴蝶和蜻蜓。秋天，橡子成熟的时候，就扑到地上来。它长得可太美了，毛茸茸的壳斗，圆圆的橡实，都让我长时间不转睛地端详。我爬上了这棵枝叶繁密的大树，让树叶把身体笼住。这样我迎来一只喜鹊、一只野鸡、一只蓝点颏。有一天我正卧在那个粗斜枝上，突然有个机灵的小动物迈着难以置信的碎步跑过来。我首先瞧见了它银色的长尾。原来是一只松鼠。

后来我又发现了五六只不同的松鼠。它们在树上跑来跑去，有时顺着树干飞快蹿下，围着树玩耍。它们与我熟了，并不怕我。我一抛出馒头渣，它们立刻就凑近了。它们像人一样，用双手捧着食物吃。

## 5

我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妈妈更为不安。她走进我的房间，一推门，我赶紧把手头的东西藏到被子下。那是我刚刚写满的一张纸。我正激动得满脸彤红。妈妈肯定发现了，没有做声。她一下下抚弄我的头发：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啊，这么一个。她说完再也不吭声了。后来她紧紧地抱住我。只一会儿我就想哭。我一这样挨近妈妈就想哭。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太幸福了，就得哭。我想一个人到了没有妈妈搂一下的时候，又深又长的悲痛就该来了。这种悲痛躲也躲不开。妈妈搂紧了我。

“孩子，你整天不说话，为什么？整天写，写，这会得病的……能告诉我你怎么了吗？告诉妈妈。”



我直盯盯地看着。我没有可说的，因为我不爱说话是天生的，这并不为什么。平时，我最感动最喜悦，想大声嚷叫的时刻，也是缄默，最多只不过是找一张纸，飞快地写画一阵。这才给我欢乐，让我痛快。妈妈说老写会得病，她错了。我的笔和手给缚住，才会得病。

妈妈离开后，我长时间什么也没做。我在想妈妈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说话呢？真的，在家里，我常常一整天不吭一声；还有时时间更长，可能是一个星期不吭一声。有一次，最长的一次，我大概一个月没怎么说话。为此继父暴跳如雷，说要把这个哑巴的嘴用铁棒撬开。幸好他没有那样做。那次妈妈把我领到一边，一个劲催问：为什么为什么？我像没有听见，两眼发直看着。她急哭了。我的心软下来了。我爱妈妈。凭着这爱，我用小得只有她和我两人才听得清的声音说了一句：

“我的喉咙疼。”

后来当然有医生来家里，用竹板压我的舌头，又翻我的眼皮，脱去我的衣服仔细看。结果医生摇着头走开。医生留下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药片，不是维生素就是钙片，我一粒也没动。医生第二次离去时对妈妈说了语重心长的一句话：性格啊。

妈妈有时坐在我面前，摸摸我的额头，表示着她的欢欣。她还多次吻我的额头，不过那是以前了。现在她用手代替了嘴唇。我暗暗观察过自己的额头，我得说它不算难看。不过它让妈妈喜欢成那样，总还是不解。她说：你爸不大声呵斥就好了，你呀，就不会这样闷着了。

她的叹息是最熟悉的声音。直到我长大了，长得比一般人都要大一些时，还是常常记起妈妈的叹息。有时偶尔听到人群中有人发出一声长叹，我立刻会想起妈妈。善良无奈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出这长长一叹了。

妈妈从来无法阻止继父的狂躁。他有颗帝王心，当不成，就在家撒野使威。他发火是随时随地的，大瞪双眼看妈妈，看